

5月12日是汶川地震12周年，那一刻山河颤动，举国悲伤。我们铭记大灾大难面前，全国各地的守望相助，但面对自然灾害，我们更需要的是未雨绸缪。

自然灾害让人们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。为了提醒国

民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，努力减少灾害损失，自2009年起，每年的5月12日被设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。具备防灾意识，学习必要的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技能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，正是设立防灾减灾日的意义。十二年过去了，继汶川地

震之后，我们又先后经历了玉树、九寨沟地震、天鸽台风等多次自然灾害以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。岁月抹去满目疮痍，抹不去疼痛记忆，让我们共同关注、支持、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珍爱生命，远离灾害，共享和谐美好生活！

防灾减灾 继续前行

冲锋

□ 李世营

雪后，来的是冰雹。

冰雹鼓点般敲打着窗户。老兵睡下，眯上眼，耳边就是部队集结的军号。老兵起身在房间里踱着方步。

W城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得突然。蔓延到各地，封村，封社区，如同来了一场密不透风的“战事”。

“战事”来了，缩在家里的老兵就熬不住了。白天老兵戴上口罩，去了社区志愿服务站，报名上一线，点名要去疫情重点地区W城。社区的负责同志和老兵相熟，说W城紧缺的是医疗人员，老兵不懂医术，年龄偏大，还患有冠心病，只同意老兵在社区防疫哨卡做个志愿者。

有“战”无“事”。老兵心里堵得紧。老兵的儿子果果三年前去四川当兵，年前刚转业到当地，做了一名警察，这次主动参加了一线警护防疫。

老兵想起远在外地参战的果果，“战事”这么紧，该给果果通个电话。

老兵拿起手机，打开视频，想接通果果的电话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最末一次，好歹连接成功：画面上的儿子在冰雹下戴着口罩、戴着手套和一群穿防护服的医生在雪地忙碌着。果果急急地说：“老爷子，正在防疫卡哨值勤……”

老兵还想说些什么，或是嘱托些什么。那边视频电话已戛然而止。

果果的女友甜甜，是当地医院呼吸专科的护士。果果注册了微博，叫“Love house(爱的小屋)”，甜甜喜欢上去晒晒两人的点滴生活。老兵在微博上见过甜甜的照片。

老兵想到了微博，在那里可以追寻到果果的讯息。打开“Love house”，第一条，是雪中防疫值勤的果果照片。第二条，是身着防护服、眼戴护目镜，在病毒疫情重点地区W城医院忙于疫情护理的甜甜。

滑开“Love house”的第三条信息，惊煞了老兵的双眼，那是数日前甜甜出发去W城时发布的一张日照，剪自2008年5月14日报纸上的新闻图片《废墟下的重生》：

一个满脸泥水，浑身泥巴的军人，紧紧抱起刚从废墟中抢救出的姑娘。

让老兵受到剧烈震撼的，是照片下的一串留言：灾害无情，爱有余香。十二年前，素昧平生的解放军呵护我自废墟下重生。十二年后，爱的情愫呼唤我为重疫下的人们守护生命的尊严……

老兵脚底油然生起一股热流，顺着双腿往上涌。忽然，他端正身子，两腿一并，向着W城的方向，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十二年前的五月，是老兵此生难以忘怀的日子呀！那年，作为连长的他奉命随部队前往四川震区汶川。在那里有一场特殊的战斗。

老兵，推开家门，挺胸向社区防疫哨卡走去……

雪地上，倏地响起数声鸟鸣，紧接着，一群儿飞鸟，迎着冰雹，箭儿一般俯冲过去。



守护三峡两坝

□ 韩玉洪

拍住的啊！”

李华所说的拍住“光华986”轮，发生在2012年8月8日23时07分。那晚，长106.2米“光华968”轮满载4800吨矿渣，下水准备进葛洲坝1号船闸，当行驶到象家嘴2号红浮处时，由于引航操作不当，航路选择错误，触碰山体后船体破损进水，并在强大的反作用力下弹出，流向葛洲坝二江电厂，情况十分危急！接到救助指令，宜昌港务集团“长江2036”拖轮冒着被每秒27900立方洪水吞噬的危险，与洪水搏斗了6个多小时，

时，拍住“光华986”轮，将它拖到安全水域，避免了一起船撞葛洲坝、葛洲坝电厂发电的重大事故。

每年汛期，大约有80天，李华带领长江施救轮在葛洲坝水域值守，专门拦截出事的船舶，以防撞坝影响发电，每年汛期平均出警施救十多次！

葛洲坝汛期海事救助模式，形成于2005年。参加值守的船员民兵们，做的是要命的事，从未拖后腿。仅2005年发生过一起迫使葛洲坝水电厂关闸配合施救的事件，其余重大险情，全部化险为夷。

台风过境

□ 章铜胜



气，爷爷天天都会穿着雨衣，站在村东的土岗上，望着风雨中的稻田，不愿意回家。此时，我最害怕爷爷回来后一言不发，坐在那儿发出一声长叹。在那一声长叹里，我听出了爷爷的心疼，不知道爷爷的心里恨不恨那一场过境的台风。

搬进城，住到楼房里，我再也不用像爷爷和乡亲们那样担心那些过境的台风了。听天气预报说台风将要过境时，我只需关好家中的门窗，不用担心草房的房顶被吹坏，不用担心田里庄稼的收成。台风过境以后，街道、公园里被风折断的树枝和枯叶，很快有人来清理，街上又恢复了昔日的整洁安宁。台风过境后，城市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，空气更加清新，阳光也更加灿烂。

我的家乡在内陆，应该说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台风。可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，想要了解一场台风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，只是我一直不想，也不愿意深入地去旁观一场台风的肆虐，总觉得这样的旁观有些残忍，也许是因为我敏感而又胆小的缘故吧。一个人胆子小一点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，胆子小了，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，有一种不会逾越规矩的坚守。有人说人的年纪越大，懂得的道理越多，胆子就会越小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天生的胆小，还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得有些胆小了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似乎都不重要了，能胆小且谨慎地面对每一件事情，也不失为一种好的人生状态。有敬畏之心，才会知道取与舍。

背影

□ 章铜胜

渔网网……众说纷纭。

也不知道谁把这事儿告诉了老阿公，老阿公红着眼眶挨家挨户给大人道歉，说不该给孩子们说河里有妖怪，惹得孩子们总往河边跑，不安全。又一再和我们强调，河里没有妖怪。

“那你儿子被抓走了呢？”小伙伴没有忍住，问了出来。

老阿公哭了，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后来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老阿公的儿子不



长江西陵峡口南津关海事救助基地，民兵连长、长江五星级船长李华左手撑腰，右手指着不远处的葛洲坝二江电厂处江面一个又一个旋涡，骄傲地说：“‘光华986’轮就是在那个地方被拍住的。那可是我们拼了老命

每年的夏秋之际，总会遭遇几次台风过境，或大或小的台风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，甚至是灾难。

在台风过境的日子里，我想起自己关于台风，或是热带风暴的一些记忆。

丘陵地区，遇上台风或是风暴天气时，有时是会刮龙卷风的。龙卷风起，场面非常可怕。我小的时候，家里住的是草房，房顶盖的是当年的晚稻草，可能是晚稻草略长一点，也更耐用一些吧。春夏之际，房顶的草还没有翻新，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，房顶的草已经灰白朽坏，难经风雨了。若是遇上台风天气，如果草房恰好在风口上，屋顶的稻草常会被风吹起。

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茅飞渡江洒江郊，高者挂胃长林梢，下者飘转沉塘坳。”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描写的场景，我是亲眼见过的。台风过境后，遭灾的人家便请人来翻盖屋顶的草，主人家的那种无奈和无助，看了总让人不忍心，但人耐何不了天灾。

早稻成熟时，最怕一场台风过境，因为早稻的稻粒不紧，收割时还得小心翼翼呢。要是遇上台风，已经成熟的稻粒多半会被刮掉，落到田里，收成就少了许多。早稻成熟的季节，如果遇上台风过境的时间长，稻田里的早稻会被风吹倒伏，高温高湿的天气，浸在水里的稻子极易发芽。遇到这样的天

江南水多，桥多，船多。

年幼时，我家后门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，河对岸是外婆家。

小河很小，窄的地方只能过一条乌篷船，所以河里来来去去的，也就一条乌篷船。

摇船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的老阿公，会讲很多故事。所以，就算我家旁边就有一座桥，我也不愿意过桥去外婆家，总是蹲在河岸边等老阿公经过。

“小囡，又去外婆家啊。”

老阿公笑呵呵地停船，伸出一只手给我。

我握住他伸过来的手，借力使力跳上船，船身轻轻晃动，水面漾开一圈圈波光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我熟门熟路地在船舱找个位置坐好。

如果蹲在老阿公的旁边，是会被责骂的。他不允许孩子留在船头船尾，说是怕被水鬼看上了拖了去。

船上总是有很多小孩子，即使没有故事听，看鸬鹚捕鱼也能消磨大半日的时光。老阿公也不嫌我们烦人，倒是经常给我们讲《西游记》，每次讲到唐僧被妖怪抓走时，总是会告诫我们：“你们这群猴子啊，可不许靠近这河，这水里可是有妖怪的，妖怪最喜欢小孩子了，小心把你们抓了去。”

听了这话，胆子小的脸色惨白，手紧紧抓着衣角，眼泪汪汪，泫然欲泣，仿佛下一刻就有妖怪要来水里冒出来抓小孩。

也有那胆子大的，常常不依不饶地顶上那么几句。

“我又不是唐僧，妖怪只喜欢唐僧。”

“就是就是。”



难忘那夜

□ 刘金江

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。

27日白天，天气异常炎热。那天我在生产队与社员们一起积绿肥（在外求学的我，每年寒暑假回家，都参加生产队劳动）。尽管天气炎热，社员们依然干得热火朝天。

白天的劳动，加上天气炎热，体力消耗很大，人感觉疲惫得很。到了晚上，天气更加闷热，没有一点风，加上农村的房子没有后窗，室内就像一个闷罐，让人透不过气来，根本无法入睡。

睡不着，我干脆起身，找儿时一起长大的玩伴们聊天。那晚，我们聊到很晚，也聊了很多：如一起上学；一起打猪草；一起玩恶作剧；一起偷摘邻居的桃子等等。这些童年趣事，让大家回味无穷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“哎呀！十二点了，咱们得睡觉了，明天还要参加劳动呢！”一个叫“贵儿”的伙伴说。他这一说，大家觉得该睡觉了，也就散了。贵说：“江儿，你就在我家睡吧。”我小的时候，因家里人多，常到玩伴家里睡我就不加思索的同意了。

虽然已是下半夜，但天气还是没有一丝凉意。实在是太晚了，加上白天的劳累，终于，我还是睡着了。

突然，睡梦中我感觉炕在蹦，房子在晃，像在婴儿的摇篮中，还伴随着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。我一个激凌坐起来，我身边的贵儿也坐起来了，我俩异口同声地说，“不好，地震！”话音未落，我俩不约而同地跳窗而出。农村的房子矮，窗户是那种下半部是玻璃打不开，上半部分是窗棂糊纸能够打开的。我俩没敢在院里呆，直接奔跑到大街宽阔地带，此时，街上已有好多人了。男人们大都只穿一个裤头，大家凑在一起，结结巴巴地相互诉说着逃生的经过；女人们猫着腰，上牙与下牙磕打着，额头沁出豆大汗珠，与孩子们围坐在地上唏嘘不已。此时，我看了一下腕上的表，不到三点五十分。之后，又发生了好多次余震。人们在惊恐中，待到东方慢慢泛起了鱼肚白。

天亮后，女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返回家中，收拾起锅碗瓢盆；男人们心神不定，围着房屋打转，看房屋是否受损。还好，我们村没有房屋损毁，只有一两处老旧的墙头倒塌。中午时分，从收音机中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，唐山被夷为废墟，65万多间房屋倒塌或被严重破坏，20多万人遇难，16多万人重伤，损失惨重。

我老家距唐山直线距离170多公里，所以震感强烈。随后几天，老家仍有余震发生。为防万一，政府号召村民在空旷的地方搭建临时建筑，我们在临时建筑里生活了好几个月。

此事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，好长一段时间我仍常在梦中被惊醒。

古人云：“居安思危，警钟长鸣”。天灾人祸尽管难以预测，但若始终保持一颗警惕的心，并学习掌握一些防震防灾知识，一旦有不测事件发生，也能做到积极应对。今日写此回忆小文，其意义就在于此。同时，也是对在那次灾难中逝者的一个悼念！

是被水里的妖怪抓走的，是游泳时腿抽筋溺水了。不管是我们轰轰烈烈的“抓妖怪行动”，还是“你儿子被抓走了”这么直白的问题，都是往老阿公心里的伤口上捅刀。

那天，老阿公蹒跚而去的背影，分外萧索。像足了一个没有倚靠的孤寡老人，没了往日的精神气儿。

后来，我离家求学，家里也面临拆迁，再也没有见过老阿公。最后的印象就是那个背影，那个让我多年后依然觉得怅然、难受的背影。

